

徐光啟著譯集

十七

新刻徐玄扈先生纂輯毛詩六帖講意三頌卷之四

吳淞 徐光啓 子先父 輯

金陵 唐國達 廣慶堂 梓

清廟

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洛誥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咸秩無文呂氏曰定都之初肇舉盛禮大享羣祀雖祀典不載者咸秩序而祭之有告焉有報焉有祈焉始建新都昭格上下告成事也雨暘時若大後以成報神賜也自今以始永奠中土祈鴻休也後世不知祭祀之義鬼神之德觀周公首以祀新邑為言若濶于事情者不知人主臨御之始齊後一心對越天地達此精明之德放諸四海無所不隼而助祭諸侯下逮庖

崔之賤亦皆有孚顯。若收其放而合其離。蓋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於此。宜周公以為首務也。

不顯不承之辭。急而反。無射之辭。緩而順。

未公遷曰。布武而行。則大而疾。言趨事之敏也。

凡人沒而論定。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文王之感人。也在廟尚爾。即當時可知已。

對者相對之謂。肅雖秉德。以心契心。如將見之也。

孔氏曰。頌之言容歌。成功之容狀也。

陳止齋曰。別以尊卑之禮。故魯頌以諸侯而後於周。間以親踈之義。故商以先代而後於魯。

蘇氏曰。周頌皆有所施于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如風雅有徒作而不用。

者也

朱子曰周公相武王成王天下既平作為樂章薦之郊廟所謂周頌也然其篇第之先後則不可究矣又其間多闕文疑義焉

孔氏曰周公成洛邑在居攝之七年朝諸侯者相成王以朝侯而已率以祀文王者洛誥所謂王在新邑烝祭歲也

杜預曰清廟肅然清淨之稱

呂東萊曰成王祭主也周公及助祭之諸侯皆顯相也濟之多士廣言助祭之人凡執事者皆在也相維辟公天子穆之言顯相之肅雖則成王初然奉祭之氣象不言可見矣

孔氏日記每云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為周頌之首

箋曰清廟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

箋曰顯光也見也諸侯有光明著見之德

不顯二句箋曰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順文王
志意與言其承順之也

疏正義曰案今周頌郊社祖廟山川之祭自以歲時之常非為太平而
報而鄭云功大如此可不美報者人君是羣神之主故曰有天下者祭
百神其祭不待于太平也但太平之時人民和樂謳歌吟詠而作頌者
皆人君德政之所致也以人法神以行政歸功于羣神明太平有所由
是故因其人君祭其羣神則詩人頌其功德故謂太平之祭為報功也
時邁般桓之祭於時雖未太平以其太平乃歌亦為報也歌之舞之謂
祭神之後詩人歌之非謂當祭之時即歌舞也故清廟經曰肅雝顯相

濟、多士駿奔在廟皆是既祭之後述祭時之事明非祭時即歌也但
既作之後常用之故書傳說清廟云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尊在
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是作後每祭嘗歌之也頌之作也
主為顯神明多由祭祀而為故頌叙稱祀告澤及朝廟于廟之事亦多
矣唯敬之小毖不言廟祀而承謀廟之下亦當於廟進戒廟中求助者
然頌雖告神為主但天下太平歌頌君德亦有非祭祀者臣工有客烈
文振鷺及閔予小子小毖之等皆不論神明之事是頌體不一要是知
樂之歌而已不必皆是顯神明也今頌昊天有成命我将思文噫嘻載
芟良耜及桓是郊社之歌也其清廟維天之命維清天作執競維武酌
賚之等為祖廟之祭也其烈文臣工振鷺豐年潛有瞽載見有客閔予
小子訪落絲衣之等雖有祖廟之事其頌德又與上異也時邁與般有

望祭河岳之事是山川之祭也唯五祀之祭頌無其歌耳頌為四始之
主歌其盛德者也五祀為制度常事非其盛故無之羣神之中亦有圜
丘之天神方澤之地祇五方之帝六宗之祀今頌皆無有者以其頌者
感今德澤上述祖父郊以祖配故其言及之至於圜丘方澤所配非周
之祖不可歌之以美周德五方之帝與六宗同於天神所配之人不異
于思文與我將詩人不為之頌所以今皆無也

說曰清廟周公成洛也奉成王見諸侯作明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
昊天上帝率諸侯祀之而作此樂歌

說以清廟維天之命維清思文天作我將離烈文振鷺武賚時邁般勺
桓為一卷閔予小子訪落敬之誌載見有客有瞽潛絲衣臣工豐年戴
芘良邦昊天有成命噫嘻執競為一卷商頌那烈祖長發玄鳥殷武為

一卷駟以下四篇自為魯風不入頌韻不叶

維天之命

序曰維天之命大平告文王也

瞿師道曰於穆不已猶言默運不窮也不顯而純猶言虛明不雜也

徐士彰曰不肖子孫其祖宗在天豈無啓佑之意而自作不典則無以為承受之地曰我其受之則祖宗之靈慟矣

穆是即說不已者之深遠顯是即說不雜者之顯著如晝夜寒暑循環無端於穆不已乎如金之在鎔如日之中天顯其純乎

德厚者福澤長故遺休及於子孫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駿惠之謂也

薛仲常曰大順薦厚中有變通廓大意但總歸于一道不失為順且厚

嚴氏曰凡言聖人如天者以此擬彼天與聖人猶為二也此詩但以天命

之不已與文德之純對立。而並言之。天之為文王耶。文王之為天耶。蓋有不容擬議者。

程子曰。言天之自然者曰。天道言天之賦予萬物者曰。天命。嚴氏曰。去聖人浸遠。典刑易墜。非用意薦厚不能守也。又曰。頌者成功告神。必言子孫。勉力保守。以慰祖考之意。故此詩曰。曾孫薦之。天作曰。子孫保之。張叔翹曰。假以溢我。朱子據左氏傳改作何以恤我。然就本文字義。亦自可通。蕪氏曰。假大也。鄭氏曰。溢盈溢也。朱氏曰。盈溢被於物也。按此溢字甚奇。我其收之與我龍受之。語意同。詩人之意。蓋言文王之德甚大。其餘澤浸被于我。既以身收受之。當順文王之德以行。無敢拂逆。曾孫又當加意薦厚。世々遵守。毋使前人之德。世遠而浸薄也。如此則文意甚順。而於小序告太平之意。亦不相悖。若改溢為恤。何以曰收。且本文明說文王

之德而又添出文王之神文王之道亦不勝纏繞殊未見明白痛快也

箋曰告大平者居攝五年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太平故承其意而告之明六年制禮作樂

維天二句傳曰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

箋曰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不已

箋曰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其聚歛之以制法度以大順我文王之
意謂為周禮六官之職也書曰考朕昭子刑乃單父祖德

① ① ① ① ● ③ ③ 命已 顯純 收薦

維清

序曰維清奏象舞也

徐士彰日記以禮教所成為承天之祐以孝告慈告謂之大祥與維周之

禎意同。

箋曰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

箋曰天下之所以無敗亂之政而清明者乃文王有征伐之法故也。

說曰維清亦祭文王于明堂而奏象舞之詩。

鄒泉曰太平有象故曰禎。

● ○ ○ ○ 禎成禎

烈文

序曰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徐士彰曰錫福報功所以使上下相維於悠久盡道備德又能使人心相

慕於悠久。

封禱二字相因而致皇之只稱頌之詞。

前王不意即是廟祭時對越駿奔如將見之意。

按儀禮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酌酒獻賓歌烈文。

烈字正贊文字如其文炳也之義。

張叔翹曰繼序皇之即季札所謂國未可量也。錫福報功俱以及子孫為極故自其極處言之。疏義乃謂爾使我子孫保之我不使爾繼序皇之乎。則淺陋甚矣。

別本首句公與六句功為一韻。疆邦皇一韻。訓叶虛均切與人一韻。刑叶形強切與忘一韻。

箋曰無疆乎惟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疆矣。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為也。

天作

序曰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徐士彰曰有夷之行不止言道路也人物盛而都會開文章極而天造畢矣

曰荒曰康字法佳此劇守之異

天作字與作邦作字同嚴氏曰遷岐非得已而周乃以岐興詩人以為是非人之所能為故言此岐山天實為之也治荒而謂荒猶治亂而謂之亂也

張叔趙曰夫周家王業實始于岐故大雅歌其帝省周頌謂之天作後人宜何如培植也乃平王東遷一旦舉而委之戎狄所謂子孫保之者安在哉太王以一岐山而基王迹後世子孫以天下而不能保一岐山吾於此重有感矣

意及肆不殄厥愠等句可見

張叔翹曰此詩中不敢康三字最重蓋繼世之主多自以為席寵承休可
以晏然無事于是逸豫滅德而無以為承藉天命之基故頌成王者先之
以不敢康蓋以積德者承藉天命之基而不敢康之心又積德基命之本
也積德之極至于宏深靜密皆不敢康之心為之也殫厥心者即殫其不
敢康之心也天惟人主不自安而後可以安天下故曰肆其靖之頌成王
之德亦以垂後世之戒也

黃氏通解曰基命二字詩書皆稱之詩自人言書自天言曰不敢康即所
其無逸之謂也曰夙夜基命宥密者即皇自敬德之謂也曰緝熙殫厥心
者即薦前人厥烈之謂也

箋曰宥寬密靜也行寬仁安靜之政

說曰昊天有成命、康王禘、成王于明堂之詩

我將

序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曹氏曰、以天道事之則藁秸以為席、陶匏以為器、繭栗之牲、掃地而祭、所以尊之也、以帝道事之則牛羊以為牲、簠簋以為器、鼎俎之實、其薦用熟、所以親之也、

朱子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祕事之、故謂之帝丘、瓊山曰、尊之則事之、惟以其誠、親之則祀之、必備其理、

張叔翹曰、本文其字既字、自是詩人用字之法、注中不敢必、與若有以見其必然、皆說詩者之辭、不必拘、於此妄生纏繞、

又曰、儀式刑皆法也、古人用字不厭重複、多如此、如自古在昔、先民之例、

序曰時邁巡狩告祭柴望也

武王伐紂非得已也。天命在我不得而辭也。令天命不在我也。釋而去之可也。觀此詩。惓惓於天命。即聖人之心可知矣。

震之與式。序在位不同。震之是未行慶讓黜陟之典。只是朝會舉而天下諸侯善者。未信其善。惡者未知其惡。皆有悚然恐懼之意。

徐士彰曰。天子者。序之于天。諸侯者。序之于天子。右序之命。既出之于天。則式序之規。當行之於天子。

又曰。後二節注中。兩信乎字。正與首節不敢必相應。柴望者。燔柴以祀天。望。秩以祀山川。嶽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各設於巡狩之方。焉更始之初。人心尚染於舊。又易即於新。惟懿德可以消人心。欲逞之志。惟懿德可以開人心。不流之理。

孔氏曰武王巡狩至于方岳乃作告至之樂歌也

永嘉陳氏曰武王觀歌方終而有方岳之行觀此詩是告方岳以革命之事因其時而震服諸侯故其詩與他廟樂不同安成劉氏曰此雖武王初定天下而巡狩所作之歌其後王之巡狩者因而皆用之與

周禮大行人曰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注曰殷衆也書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注引此乃周公所制之禮武王即位豈待十二年始行之且武王克商七年而崩亦未嘗有十二年在位也

樂記曰武克定天下其兵包以虎皮示不復用

黃實夫曰時邁之作見武王所以得天下所以保天下者皆無媿也武王巡狩之事詩有時邁書有武成時邁告祭之樂章也武成識其政事以示

天下來世也。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此告祭懷柔之實也。昭我周王天休震動。此莫不震疊之實也。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於周。此武序在位之實也。偃武修文。歸馬放牛。此非戢衆之意乎。建官位事。重民五教。惇信明義。崇德報功。此非懿德以保之乎。

箋曰。右助次序其事。多生賢知使為之臣也。

箋曰。我武王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樂歌大者稱夏。

說曰。時邁述武王巡狩而朝會祭告之樂歌。蓋大武之三成也。

執競

序曰。執競祀武王也。

武王反之。聖故曰。執競自彼節。極言其德之顯也。奄有四方。重德無遠。

不及德之明著是禮樂刑政宣布昭明經綸潤飾為民所瞻也樂之大者難於和小者難於集要見三后功德被于其內意

徐士彰曰武王功在宇內而曰執競反自其內之所運而言成康德基宥密而曰不顯反自其外之所著而言以微顯闡幽之意亦上帝之所君見創業之君開天闢地其為天心之所屬有不待言至于守文之主類多憑藉舊業耳今成康以德凝命是其為君亦天作之與武王之聰明作后不殊也

君德以剛為主功大者類非與悞者所能為故稱執競

許石山曰執競之說人多認此為聖學工夫以法天之健言是蓋徒知避嫌武王無取天下之心不知武王纘緒之心未嘗一時忘此便是執競此便是無利天下之心奚待後人為之遮蓋如此也况作聖學說與下面

無競意亦說不來也

通解云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武王以之又曰大人繼明以照四方成康以之功德足以相稱則祭祀足以相配降福已是工祝致告之時威儀反々即是式禮莫愆之意

朱公遷曰祭三王無其例然武王有世室則必有專祭矣豈昭王以後祭武王世室而配以成王歟借曰文世室無詩則夫子正樂於殘缺之餘但因所存者存之耳

無競三句箋曰不彊乎其克商之功業言其彊也不顯乎其成安祖考之道言其顯也天以是故美之予之福祿

箋曰反々順習之貌

說曰執競昭王禘康王于明堂之詩

之義矣

張叔翹曰：后稷功業止于稼穡耳，而詩人之言曰：陳常於時夏，可謂善言祖德者也。又后稷配天一事也，生民述事故詞詳而文直，思文誦德，故語簡而旨深，雅頌之體，其不同如此。

立我二句，箋曰：天下之人無不於女時得其中者，言反其性，貽我四句，箋曰：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于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為烏，五至以穀俱來，此謂遺我來牟。天命以是循存，后稷養天下之功而廣大其子孫之國，無此封竟于女。今之經界乃大有天下也，用是故陳其久常之功，於是夏而歌之，夏之屬有九書說焉，以穀俱來云，穀紀后稷之德。

● ① ● ① ● ① ● ② ● ③ 天極育 界夏

臣工

序曰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臣工如鄉遂之司稼司農都鄙之田畷田正是也

周禮田有歲易故有一歲三歲之別新田難治故首問之釐爾成以時始定為法以賜之非謂周以農事開國已有成法也

黃氏通解曰風有七月之作則周公所以戒成王者既識稼穡艱難之事頌有臣工之訓則成王所以戒羣臣者又識耕耘收穫之法然則七月者臣共之所自出也

嗟々四句箋曰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于其將歸故于廟中正君臣之禮勅其諸官卿大夫云敬女在君之事王乃平理女之成功女有事當來謀之米度之于王之朝無自專

箋曰介甲也保介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

耜播之于參保介之御間諸侯朝周之春故晚春遣之勅其車右也
箋曰於美乎赤鳥以牟麥俱來故我周家大受其光明謂為珍瑞天子
所休慶也此瑞乃明見於天至今用之有樂歲五穀豐熟
說曰臣工祭先農之詩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憲 禧
序白 意 禧 春 夏 祈 穀 於 上 帝 也
如 畜 隔 鐘 艾

序白意禧春夏祈穀於上帝也

疏 羨 曰 倡 民 力 者 莫 如 私 所 為 出 於 天 下 之 公 則 視 之 為 不 急 惟 視 為
一 己 之 私 事 則 齊 心 并 力 有 不 期 然 而 然 矣
十 千 維 耦 句 法 妙 品

疏 義 曰 農 夫 各 有 其 田 而 各 以 其 力 耕 之 但 爾 為 農 官 則 田 即 爾 之 田 而

耕即爾之事也

黃氏通解曰周公之作周官也一書之間設官分職其間為農事者不一而足或以巡稼穡或以簡稼器趣其耕耨辨其種類合耦以相助移用以相救行其秩序懸其法式又於三歲大比以興其治田之忙亦如大比之興賢能焉或誅或賞或興或廢無非為農而已

疏義曰臣工噫嘻非祭祀樂歌而入於頌蓋頌體也抑豈祈年祈穀之時即其地以戒農官歟况或以此為函頌則其別於頌也尤宜愚按此說非是何由知非樂歌也

箋曰噫嘻有所多大之聲也噫嘻能成周王之功其德已著至矣謂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

說曰噫嘻康王孟春祈穀於東郊以成王配享之詩

● (一) ● (二) ● (三) ● (三) 爾穀 里耦

振鷺

序曰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此詩之作一則見周家之忠厚一則見人心之慕先代久而不忘即此又可見武王伐商非利天下蕩無私氣象三代而下此風不可再矣微子之去商歸周堯舜揖讓公天下之心也彼視天下非吾家物而惡得專之其受封于宋以存先王之祀殆如虞賓之類非必以武王為仇也此意在夷齊之上第難向三代以下人說耳按史記世家武王求禹後得東樓公封於杞其殷後則初封武庚後以叛而誅之更封微子於宋尊之曰客親之曰我客愛敬兼至也

夙夜者循環無窮之意。三山李氏曰：庶幾終譽，此所謂愛人以德也。成王告微子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又曰：俾我有周無斁，皆此意也。

濮氏曰：疑此微子來朝始至，而王燕勞之，工人所奏之樂歌也。序言二王之後，習於傳聞，亦不見來助祭之意。黃氏讀詩蠹測云：按正祭時未有獻助祭之臣之樂歌者，統于尊也。祭後歸諸侯賓客之俎，獨留同姓燕飲，亦未見二王之後在此想別日燕飲，故歌此詩耳。

張叔翹曰：按史記宋世家曰：微子故仁賢，代武庚殷之餘，民甚愛戴之，所謂在彼無惡也。觀書微子之命及振鷺有客二詩，其無斁可見矣。

● ① ● ① ② ② ② ② ②
辭容 惡斁夜譽

豐年

序曰：豐年秋冬報也。

祭法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徐士彰曰以洽百禮即祭祀內百禮如灌將妥侑求神獻尸之類
降福孔皆舊作歸功於神詳詩意不爾還作祖妣降福為是

○●○①○②○③○④徐祗醴妣禮皆

有瞽

序曰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設樂者眡瞭也作樂者瞽師也

樂以昭德象功始成之時不知果否無悖故奏之而合乎祖而觀其感格
何如以驗樂之合與否也

黃葵峰曰始作樂而合乎祖者以周公制禮作樂既成行其禮于宗廟之
中大合樂而奏之也

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眡瞭三百人相之有瞽有瞽辭之複也如有客有客句之例朱氏謂見其非一人也非是

疏義曰楚辭觀者愴兮忘歸即永觀厥成之意

秦九峰曰樂者象成者也故曰成

疏義曰樂以導和然先代之後有興亡之感其和寔為難致今永觀之則心之和可知矣黃氏謂如此則失渾厚之意良然

傳曰蕭如今賣錫者所吹也

疏正義曰釋樂云大蕭謂之言小者謂之筮李巡曰大蕭小者聲揚而小故言筮小也

郭璞曰蕭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一名籥風俗通云蕭參差象鳳翼十管長二尺

管子曰：管義曰：大管謂之簫，李巡曰：聲高大故謂之簫，簫高也。郭璞曰：管長尺，圍寸，并漆之，有底，賈氏以為如篴。

永觀厥成，箋曰：長多其成功，謂深感于和樂，遂入善道，終無愆過。

○(三)○(一)○(一)○(一)○(一)○(三)○(三)●(三) 馨虞羽鼓圍奏，舉隔庭聲，鳴聽成，隔先句，軼起韻，下公應。 潛

序曰：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許石山曰：此詩言其所興之地，取其所產之物而薦之，以示不忘本之意。不然，九州方物皆可以薦矣，必漆沮之魚哉。

此章講享祀介福，俱要切嘗魚。

箋曰：冬魚性定，春鮪始來，故此時薦之。

孔氏曰：冬寒魚不行，孕性定而肥，克則衆魚皆可薦。春唯薦而已。已月令曰：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魯論里革云：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罟罾，取名魚而嘗之，與月令同也。輔氏曰：今月令但有季冬至寢廟之文而已。季春薦鮓，乃序說也。黃氏讀詩蠹測云：潛深處也。毛氏訓作穆，則是積柴以養魚矣。不知漆沮之中如何積柴以養之也。江海多魚，豈皆積柴以養之歟。此說良是。

方慤曰：王者之於祖禰，以人道事之，則有寢；以神道事之，則有廟。祭神道薦人道也。

- ① ① ② ③ ④ 沮魚
- 鮓 鯉
- 祀 福

雍

序曰雍，禘太祖也。

下二節止是歸美先王之德，不作奉祭之由。

徐士彰曰此詩是武王既得天下以祭文王玩詩意重在得諸侯上二節言諸侯獨詳蓋合萬國之歡心以祀其先王者天子之孝也

說曰雍成王祀文武之詩

孝孫主祀無有一段淵然默然潛孚默感之意不足以通神明故言穆方與神明合德也

通解曰肅雍者文王之德也穆者文王之容也君備文王之容臣備文王之德以之奉文王之祭文王豈有不享之者哉

箋曰文王之德安及皇天謂降瑞應無變異也

顧大韜曰於薦二句疏云於天子進大牡之牲辟公助我陳其祭祀也經旨了然今人說者却似諸侯自薦大牡不知周禮九貢唯侯服貢祀物亦謂入貢時納之耳寧有當祭時始進之乎天子自有牧人充人等官其牲

何所不備。而乃取給于諸侯也。商頌大禘是承向同。此綏子孝子不應作疑詞。蓋此是徹祭之歌耳。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㉓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㉜ ㉝ ㉞ ㉟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載見

序曰。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鄒子靜曰。此篇諸侯之來。本為表朝。而是詩之作。則為助祭。如車攻詩。東都之行。本為會同。而是詩之作。則重田獵。盛其車服者。重王事。顯君賜也。能左右之曰以。孝以享者。合天下之孝享。以為一人之孝享也。大抵宗廟祭祀。多以諸侯助祭為重。觀此及清廟雍詩。可見楊子雲有曰。孝莫大於寧親。莫大乎寧神。寧神莫大乎四表之懽心。其周公之謂乎。

疏正義曰。釋天云。有鈴曰旂。李巡曰。以鈴著旒端。

張叔翹曰用天子禮樂則浸淫出於尋常等威之外故曰淫威易者無所顧吝也大者寵冠一時也

又曰按樂記云武王克殷下車封微子於宋又史記宋世家曰周公承成王命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於宋此詩淫威之語蓋指成王申命言之也歟

又曰振鷺有客二詩詞意極相類疑皆為微子而作序以亦白其馬之語定為微子而振鷺不明言其事故以為二王之後愚意宋既仍殷舊尚白則車馬服御宜皆縞素以振鷺詠之或亦取潔白之意歟

箋曰有客重言之者異之也亦武庚也武庚為二王後乘殷之馬乃叛而誅不肖之甚也今微子代之亦乘殷之武獨賢而見尊異故言亦箋曰言敦琢者以賢美之故王言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武

序曰武奏大武也

遇亂之作止殷之殺止戈為武故必止殺而後謂之大武武王原以武得天下此詩直述其事見聖人公天下之心不為文飾如此

武王勝商殺紂文王三分有其二以服事殷而曰允文文王克開厥後何也文王事殷守其常也武王伐紂通其變也紂惡已稔天下歸心武王于此勢不得以已也不得已而為之乃所善承其不變之節也二聖于此易地皆然故曰聖達節而周公作詩一則曰三后在天王配於京再則曰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可謂能觀其通矣夫子又為之廣其說曰善繼善述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而子思子引之以明中庸之道中者隨時處中

之謂彼周公之于君兄，孔氏之于先王，皆能極力幹旋，善明其心迹也。
徐士彰曰：此為大武之首章，蓋歌以節舞，非奏也。

樂記：孔子與賓牟賈言及武曰：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志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為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

耆定爾功，箋曰：年老乃定女之。此功言不汲，誅紂須假五年。說曰：武大武一成之歌。

閔予小子

序曰：閔予小子，嗣王朝于廟也。

凡繼承不類者，統承大業，便謂可以蕩佚自恣。觀此詩章首三言，何等悲

愴怨慕。即此便見守成之難。即此便見守成之本。

凡子孫忘其祖父。未有不墜先業者。讀此詩想見成王當日痛瞻依之。不
及而哀慕不忘。悽然酸楚之意。故曰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文
武成康相授。惟此而已。

箋曰：庭直也。念此君祖文王。上以直道事天。下以直道治民。信無私枉。

① ① ① ② ③ ③ ③ 造政考孝 庭敬 王忘

訪落

序曰：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張叔翹曰：以落為始。如以亂為治。以臭為香。以特為匹之例。古人語多如
此。艾之為言。盡也。其道遠。故不能造其盡也。以聖人對冲人言。故曰悠。
李氏曰：人君者。天下之本始。即位臨政者。又人君之本也。故伊尹告太甲。

以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召公亦曰：王乃初服，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此訪落所由作也。

紹庭二句箋曰：厥家謂羣臣也。維文王陟降，庭止之道，上下羣臣之職，以次序者。

敬之。

序曰：敬之羣臣進戒詞三也。

陟降厥士，便日鑒在茲。一氣說不作兩層。凡言陟降，以中庸上下察是無時不然意。

大學切磋琢磨之後，方能恂栗可見要敬，必須有箇入門入門之法。全在聰上蓋人心不昧而光明則自然能敬也。下而光明即是聰字，就將工夫又是求至于聰的方法。光明者如塵去而鏡清，滓去而水清也。示我顯德。

行亦是要成就一箇聰字。

古之聖賢直是寸陰必惜，所以日就月將。

顯德行對微辭，眇論說。

黃氏通解曰：荀子曰：天子即位，上卿進曰：能除患則為福。中卿進曰：先慮事，先患慮患。下卿進曰：敬戒無怠。羣臣進戒，始以敬。三卿授策，終以敬。此心學之原也。

伊尹訓太甲曰：祗厥身，召公告康王曰：今王敬之，其皆以此為告君第一義。

嚴氏曰：佛謂之禡者，言正救其失，不順從之也。學記云：其求之也佛，不順也。猶孟子所謂法家拂士也。

邵氏寶曰：緝熙明也。光明，德也。緝熙之至，光明復矣。心體之光明，敬也。

心體未至于光明，不可以語敬。德行之顯明，敬也。德行未至于顯明，不可以語敬。學求諸己，則自心體言。學資諸人，則自德行言。各有攸當也。

箋曰：學於有光明之光明者，賢中之賢也。

佛時二句，箋曰：是知自知，未能成文武之功。周公始有居攝之志。

①①①●①①①①②②●②之思，執士茲子止。將明行。

小毖

序曰：小毖，嗣王求助也。

莫予四句，有作一氣說，莫要去莽蜂而自求辛螫。今始信桃蟲能為大鳥，看來還作二截。方婉曲有致。言莫使子莽蜂也。予自使之而自求辛螫也。始則信彼桃蟲也，而不意其能為大鳥也。謝眺詩：肇允雖同規，拚飛各異態。

集字徐士彰曰有萃聚之意不止一事然也
通解曰要知魯蔡乃成王不幸之過不能免之失茲言懲之者蓋欲固是
而致謹於後耳

箋曰三監既誅周公歸政成王受之而求賢臣以自輔助也曰我其創
艾于往時矣畏慎後復有禍雖羣臣小人無敢我摩曳謂為謫詐誑欺
不可信也女如是徒自求辛苦毒螫之害耳謂將有刑誅
傳曰桃蟲鷦也鷦之所以為鳥題肩也疏正義曰釋鳥之桃蟲鷦其雌
名鷦郭璞曰鷦鷯亡消反桃雀也俗名為巧婦鷦鷯小鳥而生鷦鷯者
也陸璣云今鷦鷯是也其離化而為鷦

- ①
- ②
- ③
- ④
- ⑤
- ⑥
- ⑦
- ⑧
- ⑨
- ⑩
- ⑪
- ⑫
- ⑬
- ⑭
- ⑮
- ⑯
- ⑰
- ⑱
- ⑲
- ⑳
- ㉑
- ㉒
- ㉓
- ㉔
- ㉕
- ㉖
- ㉗
- ㉘
- ㉙
- ㉚
- ㉛
- ㉜
- ㉝
- ㉞
- ㉟
- ㊱
- ㊲
- ㊳
- ㊴
- ㊵
- ㊶
- ㊷
- ㊸
- ㊹
- ㊺
- ㊻
- ㊼
- ㊽
- ㊾
- ㊿

載英

序曰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

觀侯主節可見盛世之民昏作動動一家之中直是無一人暇逸思媚有
依和氣決洽則趨事益敏亦見太平景象莊子滅裂而耘之則亦滅裂而
報余詳密正與滅裂相反千耦其耘其庶據朱子搃訓作去苗間草
也則播厥三節為申明次節之意搃是既苗而耘據鄭氏箋則以千耦其
耘為既耕而耘其庶為既苗而耘前之耘為反土而除草木之根株
後之庶為除去苗根之草第如今人治田則朱子為是然耘而後播于今
亦間有之疑此是古法漢人注疏必非漫然者也
飶其香々如飶也椒其馨々如椒也

張叔翹曰邦家之光非賓客增重邦家之謂蓋以大有之年設燕享之禮
自是豐年嘉會此便是邦家光顯處若凶荒殺禮氣象蕭然何光之有

孔氏曰周書謚法保民耆艾曰胡酒醴可以養和平扶高年故曰胡考之
寧

序箋曰籍田甸師氏所掌王載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畝諸侯百畝籍
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

箋曰隰謂新發田也畛謂舊田有徑路者

箋曰倣載當作熾蓄既耘除草木根株乃更以利耜熾蓄之而後種

箋曰濟難也難者穗種難進

箋曰饗燕祭祀心非云且有且謂將有嘉慶禎祥先來見也心非云
今而有此今謂嘉慶之事不聞而至也言修德行禮莫不獲報乃古昔
而如此

- ①
- ①
- ①
- ②
- ②
- ②
- ③
- ③
- ③
- ③
- ④
- ④
- ④
- ④
- ⑤
- ⑤
- ⑤
- ⑤
- ⑥
- ⑥
- ⑥
- ⑥
- ⑥
- ⑦
- ⑦
- ⑦
- ⑦
- ⑦
- ⑦
- ⑦

(七)(八) 柞澤 耘畛 伯旅以饁婦士 耜畝 穀活 達傑 蕙 濟 積 神 醴 禮 香 光 馨 寧 今 隔 且 茲 隔

良耜

序曰良耜秋報社稷也

徐士彰曰茶蓼節言薈茶則凡百穀之宜高而寒者得其養薈蓼則凡百穀之宜下而暑者全其生。觀茶蓼為水陸之草可見。

百室寧止要見得豐成氣象。有含哺鼓腹意。

周人尚赤牲要駢。此是方社各用其方色。故用牝牲。

記曰君無故不殺牛。可見周家重農。此詩是王者之祭。故列于頌。不止民間報賽而已。

載筐及筥。節宛然。農家氣象。朴茂之風。溢于言表。農夫勤動。其筥二句。形容殆盡。

荼蓼朽止，黍稷茂止。月令季夏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雉行水，以殺孽，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強。

嚴、郭璞曰：嚴利也。嚴之云者，極其利而言也。如嚴冬嚴威之謂，疏義乃嚴整而銛利，非也。

張叔翹曰：此詩所言祭祀小序，以為秋報社稷。朱子初本以為宗廟樂歌，此注但言續先祖以奉祭，不明言其何祭也。而載芟篇題之下，則云此詩與豐年相似，下篇倣此。蓋改本也。從此則亦秋冬報賽之樂歌矣。諸說紛々，迄無定見。然經文曰：殺時牲，牲蓋四方之牲，各從其方之色。曰：牲，牲或是一以例其餘。如小雅大田，以其駢黑之例，則改本之說亦自可通矣。蘇子由曰：聖人之為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勤，而述其終歲倉廩豐實，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夫詩之可以興者，所以感發人之善志也。先言勤

勞後言逸樂使勤者可以自忘其勞而怠者亦知以自奮也

箋曰百室者出必共湫間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酺合醴之飲

傳曰社稷之牛角尺

箋曰嗣前歲者後求有豐年也續往事也復以養人也續古之人求有

良司穡也

絲衣

序曰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徐士彰曰門側之堂謂之塾蓋門之內外夾其東西皆有塾一門凡四塾外西塾南向內西塾北向謂之堂則宜有基詩所指則內塾之基也視壺濯於堂上東序視籩豆劔於東房視几席及敷於西廂降而告祭器之滌濯几席之備具鼎在門外北面北上牲在鼎西南北首東上往視牲及位

告其克肥。遂奉饗告鼎之潔。

又曰古者祭祀每一受胙。主與賓尸皆有獻酬之禮。既畢然後亞獻。至獻畢後受胙。如此禮意甚好。有接續之意思。唐時尚然。至宋以來併受胙於請獻既畢。主與賓意思皆隔了。古者一祭之中所以多事。此及烈文飲酒正所謂獻酬之禮也。

祭有酬爵。主與尸賓交相酬酢。足見古人事死如生之意。且森嚴之地而情意流通。故曰子孫其湛其湛。曰樂。故曰禮之用和為貴。不似後人拘迫。惟恐其事之不竟也。

基亦有四主人所立。乃西內塾之基。與西階相直處。孔疏曰。自堂祖基。但言所往之處。不言所為之事。羊牛但言所視之物。不言所往之處。互相足也。爵鼎及彝。不言自祖。蒙上自祖之文也。

舞也。或者以為酌其時，則聖人有意甚矣。非所以語武王之心也。

又曰：觀太公六韜，便見武王於鏖之師，後來只用革車三百，虎賁三千，訓練之精也。

遵養非觀變，守臣節也。用介非幸災，順天命也。

師者，師其意，不師其迹。時中之理，與時偕行者也。故曰：千聖一心，萬古一道。

是用大介，秦誓曰：予弗奉天厥罪，惟均。

箋曰：純大熙，與介助也。周道大興，而天下歸往矣。故有致死之士助之。來助我者，我寵而受用之。躡之士，皆爭來造王，則用之有嗣，傳相致。

又曰：王之事，所以舉兵克勝者，實惟女之事，信得用師之道。

說曰勺亦頌武王之詩蓋大武之五成
①①①①①①①①①師晦熙介之造嗣師

桓

序曰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徐士彰曰保有厥士。要看保字。後世創業之君。與其臣披艱掃穢。出百死。得一生。而鳥盡弓藏。往々而是。龍蛇之章。豈勝嘆息。則刻鏤之風熾。而保全之意微矣。左傳武有七德。七曰豐財。武王之屢豐年。是已。皇以句。是贊詞不宜粘上說。如此故問之也。

鄒嶧山曰詩言武王除暴安民用賢圖治而必本之匪懈之命於昭之天以見聖人所為莫非天也。彼其代商豈係乎人哉。

張叔翹曰於昭于天如至治馨香感於神明意只以泰誓穢德彰聞之語

反之便見矣。皇以間之與書多方有邦間之語意正同。

箋曰天命為善不懈倦者以為天子。

說曰桓此大武六成之歌。

賚

序曰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爵罔及惡德。故曰時周之命。

張叔翹曰此詩當以安天下之意為主。文王之勤言竭盡心力以安天下之民也。敷時繹思我祖維求定此正武王大封之意所以慰文王安天下之心也。於繹思欲諸臣受封者追思文王安天下之心以共保天命也。諸說以肇造區夏為勤勞既非事殷之心而所謂繹思者只是欲諸臣知今日大封皆是武王之恩澤則又淺陋之甚矣。

又曰前篇非武王講武類禡之作但後世講武類禡者取此講武之義而歌之此詩非武王大封於廟之作但後世大封於廟者取此詩封之義而歌之故朱子曰序以為大封於廟之詩說同上篇也

箋曰敷猶徧也敷是文王之勞心能陳繹而行之時周之命箋曰勞心者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也

說曰賚述武王大封于廟之詩為大武之二成

①①①③①止之思、隔定命

般

序曰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孔氏曰詩無般字鄭箋訓樂言為天下所美樂未知是否蘇氏曰般遊也
曾氏曰取般旋之義巡守而徧於四方所謂般旋也

疏義曰時周之命者政令方新典章文物不相沿襲臣民宜知所更化矣
再提而言之令人惕然有警省之意

黃氏曰得天下必告于名山大川禮也舜受天下於堯猶必望於山川徧
於羣神受命之始不得不然也而况武王革命之主乎故此詩首末皆言
是周之受命也

黃氏通解曰王制天子巡狩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周禮大宗伯以吉禮
祀邦國之鬼神亦以賓禮親邦國書舜典所載詩時邁所頌皆先王之良
法美意承天命而答人心也後世若作鄜時祠陳寶封泰山禪梁父治粉
榆社立靈星祠如司馬遷封禪書之所稱者嗚呼先王之意微矣

傳曰墮山之墮小者也翕合也箋曰猶圖也望秩于山川小山及高
嶽皆信案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河言合者河自大陸之北敷為九祭

者合為一

說曰般此述巡守之詩為大武之四成

駟

序曰駟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收於駟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思無邪是本子凡思出於正便無厭斁便不淺近舊說如此看來亦未必然為此說者亦因夫子一言以蔽之義遂欲歸重此句殆所謂伯樂一顧價增什倍豈非矮人看場可笑之甚也不知夫子所云亦斷章取義之法大凡古人引詩都是借詩為用不宜以彼之說便謂詩人之旨譬如清泉于此或為羨或為酒任汝用去若欲求水却要尋取清泉不容殘汁剩醜便作水看成也

新安胡氏曰商周二頌皆以告神而魯頌用以頌禱後世文人獻頌特
魯爾。

臨川王氏曰周頌之詞約。所以為嚴盛德故也。魯頌之詞侈。所以為
夸德不足故也。

華谷嚴氏曰魯頌之變也。周之王也。積累深久。由風而雅。而頌及其
衰也。至懿風始變。至厲雅始變。至平雅遂亡。頌散之息。前乎風雅之變矣。
越桓莊僖惠至襄而魯乃有頌。雅頌天子之詩也。頌非所施於魯。况頌其
郊乎。考其時則非揆其禮則誅汰。執克也。不如林放矣。聖筆不刪。其以著
魯之僭而傷周之衰與。是故雅變而亡。頌亡而變。雅之亡甚於變。頌之變
甚於亡也。駟實風耳存其頌名。而謂之變頌可也。

按小序有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之說。故嚴氏譏克之昧禮。

不如林放也。然以春秋傳考之，三人未必逮事僖公。小序之言未足為據。恐亦講師之贅說爾。

黃氏通解曰：易坤之所取象，周禮馬質之所掌，伯益知鳥獸之情而畜馬，息故帝舜氏之以羸而俾世其任，非子牧馬汧渭而有功，故周孝王邑之於秦而不奪其業，馬之所係固非輕矣。

箋曰：必牧於坳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周禮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

傳曰：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駕馬。

疏曰：黃白雜色，駮郭璞曰：今之桃華馬也。

又曰：青驪，驂郭璞曰：色有淺深，班駁隱鄰，今之連錢驄也。

又曰：陰白雜毛，駮孫炎曰：陰淺黑也。郭璞曰：今之泥臆陰，是色名。

又曰彤白雜毛駮彤赤也。即白赭白馬是也。

又曰一目白。閭二目白魚。

說以駮泮宮有駮闕宮。係鴟鴞東山狼跋伐柯。九罭破斧定之。方中
之後。俱稱魯風。次召南。

說曰駮。史克美僖公考牧之詩。

有駮

序曰有駮。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末章于胥樂兮。言能如此。則今日在公之燕。不徒一時之樂。而且永享雍
熙之盛。微臣亦永蒙其休矣。不亦樂乎。首二節宜以嚴而泰。和而節。立說
若從崔後渠作洽其情。久其情。則醉言歸。與小雅不醉無歸同。看但言舞
言歸。語氣既同。不應言歸。又作一例。還以前說為是。

魯人之燕曰明。曰言婦所謂酒以成禮。不繼以淫也。

張叔翹曰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毛傳臣有餘敬君有餘惠之說其善若云

夙夜皆在公所飲酒不貳於荒湛乎而下文醉言婦又何以相照應也

有駟二句箋曰馬肥強則能升高進遠臣強力則能安國夙夜二句箋

曰言時臣憂念君事早起夜寐在于公之所在在于公之所但明義明德

也

傳曰鷺白鳥也以興潔白之士箋曰潔白之士羣集於君之朝君以禮

樂與之飲酒以鼓節之鷺於飛箋曰飛喻羣臣飲酒欲退也

一 ● (一) (一) (一) ● (二) ● (二) ● (二) ● 黃公明 下舞 末句獨韻收

二 ● (一) ● (一) ● (一) ● (三) ● (三) ● (三) ● 牡酒 飛歸

三 ● (一) ● (一) ● (一) ● (三) ● (三) ● (三) ● 駟燕 始有子

泮水

序曰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徐士彰曰四章之化民與三章之服衆不同服者只是行此道以服之却與服人以善事同化者只是我自修之而民之得於觀感者自化却與道之以德事同五章之明德與四章之明德亦不同所謂敬明其德者就已之德而言即大學之所謂明德也所謂克明其德者是修德以服之即論語所謂修文德以來之也一就體言之。一就用言七章之卒獲與八章之憬悟亦不同獲者我以智力屈之憬者彼自覺悟而來也

許魯齋曰此頌伯禽之詩蓋伯禽時始有征淮夷之役僖公無之小序之誤也又修泮宮亦非僖公時事有則春秋書之矣

說曰泮宮僖公作泮宮而落其成太史克頌禱之詞

首章

戾止要得曠見意。

儀衛之盛不足為美以之視學若增而華矣。

無小無大從公於邁如漢明帝臨辟雍冠帶縉紳之人圍橋門而見聽者以億萬計以其類也。

傳曰箴言有法度也。

次章

其馬二句不平。

平易近人立教之本故曰直而溫曰敬敷五教在寬曰寬柔以教。

匪怒伊教文選民之不減公實貽恥誘接恂降以顏色其音昭還作蒞學時講執論道之音故遂繼之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或言臨幸泮宮。

實累世之曠儀人。傳播其轂音。昭然大明也。

三章

通解云。詩人頌禱其君。欲其服淮夷而必先言服本國者。蓋必內治然後可外攘也。

傳曰。菲。鳧菜也。莠。正義曰。于寶云。今之駝躑草。堪為菹。江東有之。何承天云。此菜出東海。堪為菹醬也。鄭小同云。江東人名之。蓴菜。生陂澤。同草木。莠同。又曰。或名水戾。一云。今之浮菜。即猪蓴也。

箋曰。在泮飲酒者。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而因以謀事也。已飲美酒而長賜其難使老。難使老者。最壽考也。長賜之者。如王制所云。八月。十月。告存。九十月。有秩者與。

又曰。時淮夷叛逆。既謀之于泮宮。則從彼遠道。往伐之。治此羣為要之。

人

四章

徐士彰曰。要重二敬字。二允字上允。文言不徒為粉飾之具而已也。允武言不徒為耀兵之觀而已也。昭格者與之相契。故周公嘗監二代而正四國。魯公嘗守家訓而作費誓。皆有文武之烈者也。

黃葵峯曰。烈祖文王也。

靡有二句。箋曰。國人無不法效之者。皆庶幾力行自求福祿。

五章

此章重作泮。蓋此詩為在泮而作。克明其德。乃是平日服遠之本。故首言之。攸服不宜作感化。碍下四句。下四句正是服淮夷處。重獻功不重得人。矯。淑問意輕。首四句大意言我侯克明其德。則服遠者有其本矣。今焉。

既作泮宮。而受成有地。獻功有所。其必淮夷為之攸服焉。
受成。攬真。禮記王制注曰。受成。決其謀也。釋菜。奠幣。禮先師也。

六章

凡人心知有已。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知有君國。則勇于立功。謙于居

狄。釋文曰。遠也。王氏以為攘遏。朱氏以為狄除。于義皆通。蓋攘而除之。使遠去也。

三山李氏曰。人心可謂廣矣。惟為血氣所使。一有毫髮之利。則忿而爭。其心于是乎隘矣。惟其心廣。故其征伐有過遠。淮夷之功。烝烝皇皇。不吳不揚。朱嘗爭訟。惟在泮獻功而已。按此說。克廣德心。專主不爭功言。疏義亦同。

箋曰。烝烝。猶進也。皇皇。當作臚臚。猶往也。言多士之於伐淮夷。皆

勸之有進、往、之心

七章

卒獲卒字。對前此侵擾言。

傳曰：隸地貌。箋曰：角弓隸然，言持弦急也。束矢搜腓，言勁疾也。

周禮弓人角也者，以為疾也。

翟師道曰：此章當與四牡修廣章例看。

輔氏曰：以詩意觀之，必是時魯國為淮夷所擾，而未有以勝之也。

箋曰：博當作倂，甚傳綴者言安利也。

孔淑句箋曰：其士卒甚順軍法而善無有為逆者，謂埴井刊木之類。

箋曰：猶謀也。謀謂度己之德慮彼之罪以出兵也。

末章

天下猶以后稷稱焉。

次章

實始剪商言其勢也。

周至文武王業不得不成。雖太王本無是心。而當此時。即太王亦有是事。故致天之屆。乃所以續緒也。

致天之屆。致極也。與屆同義。言紂惡。苟有絲毫未驗。天命有絲毫未絕。則武王無絲毫變節之意。惟到天命窮極。則牧野之師。不得不興矣。即此二字。形容武王應天順人之意。已盡。句法神品。

王曰叔父。爾當留相王室。故封爾元子。

饒雙峯曰。實始剪商。非謂太王有剪商之志也。言剪商雖在武王之時。而太王實基王迹。乃剪商之所從始耳。曾南豐曰。太王蓋諸侯之能興邦者。

本不必云肇基王迹也。武王既有天下，推其浸盛之由，故曰肇基王迹。所謂實始剪商者，殆因肇王迹之語而言之過耳。

文武之績緒，即書所稱文王克成厥勳，予小子其成，厥志之謂也。

三章

山川使主其祭，土田使有其賦，附庸使廣其封邑。

匪懈，是以時致祭而不怠。秋而載嘗，夏而福衡，即匪懈之一也。不忒，禮典禮無過差，白牡騂剛，不忒之一也。

龍旂二句，斷主郊祭說。按禮記明堂位，魯君孟春乘大路，載旂，羈旂有十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又按周禮司常職曰：日月為常，交龍為旂，有十二旒，非龍旂而何？說者謂建日月之章，則不建龍旂，故疑龍旂為廟祭所建，此大謬也。即無周禮可據，明堂位季夏六月

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曷為不言所建耶。

郊特牲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以九龍旂祀帝之明證也。且歷觀西漢以來詞賦表箋其言宗廟之祭從無道及車旂儀衛之盛者。每至郊祀則繼々不休。詳其文體亦本諸此詩耳。

梁徐陵勸進表揚龍旂以饗帝。

箋曰此皇祖謂伯禽也。

四章

舊以俾爾四句對三壽二句詳文勢則各四句為截。不虧二句屬下止與岡陵相似。

方盛為熾無所不盛為昌。有年為壽。維祺為臧。不虧常盈也。不崩常固也。土地無侵削也。不震常靜也。不騰常平也。干戈無驚擾也。

作朋有同心一德意所謂義在資敬情同布衣

言秋嘗則四時皆舉之七句內俱要見用天子禮樂邊豆之陳周公之事十六羣公之事十二偶陰之義也大房之設魚鰾之載以三羊膚之益以五奇陽之義也

禮記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爵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為用玉豆雕爨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梳巖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禘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南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張衡東京賦曰降至尊以訓恭送迎拜乎三壽薛綜曰三壽三老也

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禘秋禘則不嘗惟天子燕之

明堂位曰夏禘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禘天子之祭也

傳曰犧尊有沙飾也

箋曰大房玉飾俎也

疏正義曰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阮謹禮圖云尊腹之上畫為牛象之形太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器有犧尊以犧牛為尊然則象尊、為象形也王肅此言以二尊形如牛象而背上負尊皆讀犧為義

五章

十萬是總言國賦三萬是出師實數

富是年富之富謂來日尚多也昌明盛之意大恢弘之意昌而大者單厚之積極于無涯也耆老艾養也耆而艾者胡考之休日益頤養也

魯秉禮之國武功不足故以服遠為頌齊桓北伐山戎莊與其謀南伐荆

楚僖列於會伯禽始封於魯淮夷徐戎並興故并及數國

禮記明堂位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說者謂魯之國賦未及千乘以為誇辭謬也

仁山金氏曰王文憲言此詩當有錯簡當以孟子為正第一節說姜嫄后稷第二節說太王文武第三節當說周公之功而今詩但言封周公之子疑下文公車千乘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當是第三節言周公西征不庭伐淮踐奄之功周無徐州故淮夷為荊州之界而舒今在淮西也第四節始及王曰叔父至乃命魯公第五節方說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方頌僖公第六節說饗祀降神而俾爾之祝以類相從已從祝頌之詞如此則孟子之時詩未錯簡而孟子所引正周公事也民亦曰此章則莫我敢承以上考其文為周公魯公設簡編錯亂當與田附庸為連文蓋

詩人言成王命周公建元子於魯錫之以山川土田附庸有千乘之賦有三萬之衆使之膺戎狄懲荆舒也不然孟子引此何以云周公膺之乎張叔翹曰二說皆以孟子為據未為無見但古人引經多不拘不可因孟子之語定為周公事也黃氏著讀詩彙測據金氏之說遂易置其次序此亦率爾有乖傳疑之旨矣

疏曰滕謂約之以繩非訓滕為繩

六十七章

箋曰來同謂同盟也率從相率從於中國也

八章

眉壽七句逐句散說首二句垂重下句若平說則眉壽祿黃髮句保魯碑邦國是有句矣

居字正見恢復意。字法妙品。

傳曰常許魯南鄙西鄙。

末章

奚斯所作。本魯君主之末。萬民若者。以先公功德在民。故禮明堂位。山節藻梲。復廟重簷。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

那

序曰。那祀成湯也。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

看商頌。要得其精深處。

思成二字妙。可見古人之祭。非是具文。真是祖孫一氣。如將見之也。綏字亦佳。思而不成。則不能安。成則安矣。馨。寂和平者。玉聲清越。以長聲有定。

準諧聲則可以人力高下。故依磬聲則為和平。

言音樂又言傳恭者聲音之內皆一敬之流通也。樂以迎來祭之首務。鼓以立動樂之紀綱。

亦不夷憚亦字內含得周頌先祖是聽矣。商文簡古乃爾。

樂則自稱其盛恭敬則推于先民不敢專也。

商人尚聲凡聲皆屬陽所以求神于陽也。

毛傳曰鞀鼓樂之所成也。孔疏曰禮記鼓無當於五穀五穀不得不和是樂之所成在於鼓也。鞀則鼓之小者故連言之。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鞀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祝將之。註云祝鞀皆所以節樂是樂成亦由鞀也。

長樂陳氏曰聖人作革以為鞀鼓播鼗而鼓從之中鼗以發焉。按此則春

鼓：字兼鼓言也。

通解曰：樂記曰：然後聖人作為鞀鼓、控、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笙、簧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于先王之廟也。按此亦可証此詩首言鞀鼓之意，而鞀與鼓為二物也。

彼以相濟曰和，高下適均曰平。

疏義曰：升歌下管，其音難諧，而八音中磬聲厲角，尤為難諧。今者作樂降神而堂下之樂與堂上之磬聲相諧和如此，赫然湯孫爾之樂可謂盛矣，極其稱贊之也。

叔剋曰：綏我思成。朱子既詳引鄭箋而又謂其有脫誤，今正之。蓋鄭注本云：安我心所思而成之也。夫心之所思，祖考也。始尚茫然，既而若有見聞則成之矣。心於是乎安矣。箋語渾融，亦自明白無疑。思殆疑朱子之贊。

而不當謂鄭注為脫誤也。

安成劉氏曰：既言管聲，又言磬聲，又言穆，又言厥聲，盛稱聲樂，見商人之尚聲，連叶三聲字，又見商人之質也。曰：噤，管聲而三節注中稱管箏，字從萬舞來。

黃氏通解曰：此詩迎牲以鞀鼓，當祭以鞀鼓，以管以磬，祭成以庸鼓，萬舞豈一事自為一成乎？然味其詞，乃若互見，而有餘音者。此商頌所以簡古而曾子歌之也。

序箋曰：禮樂廢壞者，君怠慢於為政，不修祭祀，朝聘養賢待賓之事，有司忘其禮之儀制，樂師失其聲之曲折，由是散亡也。

傳曰：鞀鼓，樂之所成也。夏后氏祝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箋曰：置，讀曰植。鞀鼓者，為楹貫而樹之，美湯受命伐桀，定天下而作濩樂，故嘆之多。

序曰玄鳥祀商宗也。

鄭嶧山曰。此詩非專祭武丁。亦非兼祭武丁。觀二節武丁孫子。而傳有共
令字。今襲湯號句。是以武丁為主祭之時。王如那篇於赫湯孫之例。而諸
侯奉大禘以助祭。亦如烈祖篇諸侯乘車以假享之例。其非祭武丁明矣。
商家祖契而宗湯。武一亦為百世不遷之宗。故此詩疑作于武丁之時。而
後世。因以為宗廟之樂也。

徐士彰曰。一說先后。通指契湯而下祖考而言。今欲專指湯者。蓋見上二
句專為湯之事。不知此詩只是一章。朱子特即其韻相叶。而意微斷處。節
而分之。非如泮水等篇。一章各為一義也。試以此節合首節讀之。便見先
后專指湯不得。况此祭祀宗廟之樂。契為商人之所由生。湯為天下之所
由始。故首節特言之。而於湯之事。又以次節首二句足之。即帶下言。先后

亦自不妨其餘。祖考不應無一詞及之。故于此提以先后言之。末節敘受命。咸宜亦通。以宗廟之神而言。百祿是荷。時王荷之也。此二句與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義同。此說甚有理。

武王湯也。比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故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夫澤斬而子孫不蒙其休者。則其精神力量至此而盡也。商之先后受命不殆。至武丁孫子而其德澤尚足以反。之則定武丁中興猶運之掌尚是武王之。力故曰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

舊說有德以受命。故曰宜。一云此只是有土有人無一欠缺之意。與天保之罄無不宜一例。

疏義曰此詩首尾皆以天命為重。

正域四方。黃葵峯讀詩蠡則云天以成湯之武德足以戡定禍亂乃命。

伐桀。以正四方之封域。維時夏桀昏虐。諸侯不服。相為侵亂。湯始正之。商之王業。所由始也。此說與朱注小異。

武無不勝。所謂君德以剛為主。易之自強。書之勇智。詩之執競。皆此物。况中衰之後。非武不振。故殷言撻武。周稱赫業。

張叔翹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者。春分玄鳥降。有娥氏女簡狄者。配高辛帝。率之祈于郊禘。而生契也。毛氏之言如此。而孔疏亦曰。玄鳥以春分至。氣候之常。非天命之使。生契。但天之生契。將令王有天下。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記其祈福之時。美其得天之命。玄鳥降而生商也。玄鳥之生。非從天至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然按此二說。似得其實。朱傳引吞卵之說。史記之謬。而鄭氏因之也。生商即生契也。契乃商人之所由。生故曰生商。亦如生民以生稷為生周人也。宅殷者契。蓋司徒之職。

故有殷士之封也。鄭箋孔疏及曹氏之說皆指湯言。蓋以史記契封商湯居亳。至盤庚始改亳為紿也。此說畢竟非是。

蘇氏曰：史記載簡狄行浴，見燕墮卵，取而吞之，因生契。為商始祖，神竒妖濫，不亦甚乎？使聖人而有異於衆庶也。天地必將儲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之。焉用此微禽之卵哉？燕墮卵于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史遷之意，必以詩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而言之。此遷求詩之過也。毛公之傳詩也，以乙降為祀郊禘之候，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也。甚矣遷之以不詳誣聖人也。

序箋曰：祀當為禘，合也。高宗崩而始合祭於契之廟，歌是詩焉。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禘祭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春秋謂之大事。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撥達 越發烈殺

三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達強 遲躋 遲祇 圍

四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球旒 休練 柔優 道

五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共龐 寵勇 動竦 總

六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旂鉞 裂曷 靡達 截伐 桀

七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葉業 子士 衡王

首章

次章

唐虞五臣人而實天也。故頌稷則曰思文。頌契則曰玄王。皆以天言之。當顛蒙之世。開以倫理。使之若而不悖。非武健剛果。烏能勝其任乎。故一

桓撥。

箋曰承黑帝而立子故謂契為玄王遂有徧也玄王廣大其政治始封之商為小國舜之末年乃益其土地為大國皆能達其教令

箋曰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

三章

不違字妙齊字尤妙與致天之局字同義遲字妙善形容不息之意

俱字法妙品

箋曰帝命不違者天之所以命契之事世行之其德侵大至于湯而

當天心

箋曰降下假暇也湯之下士尊賢甚疾其聖敬之德日進然而以其德

聰明寬暇天下之人遲然言急于已而緩于人天命是故愛敬也

四五章

震動有張皇繹駭意似屬太過懣恐有惴惴畏意位屬不及當時臨
行師實是代天行事雖以臣伐君宇宙未有入情所駭彼直蕩然無事
碍不疑不沮如著衣喫飯相似有何周章有何退縮故曰君子之中庸也
常人有一毫私意便不禁震懼神氣改常舉止失故矣

疏曰考工記五人云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鎮圭尺有二寸
天子守之所服所守惟此二玉

箋曰兢逐也不逐不與人爭前後

箋曰不震不動不可驚憚也

六章

西伯戡黎祖伊恐奔告於王止告以天命去商未嘗一言及西伯也聖
之行師如此即此想見湯伐韋頤昆吾之意

徐士彰曰。末二句時說言以漸而除之者。冀桀之改圖。而桀之惡終不改。故有南巢之放。此亦書生之見耳。當時湯既伐韋。顧則無端已啓。有逼之漸矣。縱使桀能改圖。湯不渡與問罪之師。將置其身于何地哉。本文分明言苞有三蘖。則是剪其枝葉。而後鋤其本根之說。亦未為不可。但此有緩攻徐戰之意。非若後世行師尚譎之謂也。愚按此論未盡古今形勢亦自不同。

又曰。上三章所言聖敬日濟。不竟不絀。不剛不柔。不震不動。不難不竦。與天式于九圍者。皆於此章見之。

箋曰。苞。豐也。天。豐大。先三正之後。世謂居以大國。行天子之禮樂。然而無有能以德自遠達于天者。故天下歸卿。湯九州齊一。截然。

末章

阿衡者兼大保宅揆之職。

呂覽曰祖伊尹世之享商此可為配享之証。

箋曰中葉謂相土也。震猶成也。相土始有征伐之威以為子孫討罪之業。湯遭而興之。春秋傳曰畏君之震師徒抗敗阿倚衡平也。伊尹湯之依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

殷武

序曰殷武祀高宗也。

說曰殷武祀高宗之樂。蓋帝乙三世武丁窺盡當祀以其中興功高存而不毀特新其廟稱為高宗而祀之故作此歌。

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 武楚阻旅所緒

二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一〇 鄉湯羗享王常

不曰功而曰緒者見此舉非得已也。上承祖宗下垂後裔不似後世
黷武而用兵四夷者。

荆楚左控江陵右控黔中。南負蒼梧北依涇塞險阻之國也。

傳曰有鍾鼓曰伐。鼗罪致討曰伐。

次章

禹貢荊州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柶幹栝栢。礪砥砮丹。惟箇篚楛。三邦
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琬組九江。納錫大圭。

周禮秋官行人云。九州外謂之藩國。三十年為一世。其父死子繼。及嗣王
即位。乃世見。

國諸侯服者。享荒服者。王時享終。王有不享。則修文。有不王。則修德。存心
而不至。則修刑。于是有征討之備。有文告之詞。征不享。告不王。

三章

凡遠近之人聲勢相應內不足而遠攻則近者伏而伺隙內有餘而遠則近者畏而稍萌荆楚平而諸侯朝勢使之也勿予禍請二句云不敢言功也聊以免罪云耳廩之意形于辭色句法妙品

箋曰時楚不修諸侯之職必所用告曉楚之義也

四章

人心如天不息常自提醒便無過差少有急違便頽廢蕩佚檢點不到處便成僭濫矣所以說不敢急違不敢字正應嚴字

程師道曰不僭句以事言下句以心言蓋即其事而言其心敬慎如

五章

故商邑也中興之後百度修庶政舉便自改觀耳

末章

箋曰高宗之前王有廢政教不修寢廡者高宗復成湯之道故
寢焉

後記

《毛詩六帖講意》一卷，端稱《新刻徐玄扈先生纂輯毛詩六帖講意》四卷。徐光啟纂輯於萬曆三十一年癸卯（一六〇三）。徐氏自二十二歲至四十二歲，即萬曆十一年至三十一年，的二十餘年間，在里授徒，以館穀自給，下帷讀書，勤於著述，積數十種。本書為其中之一，刻於一六一七年。據徐爾默《文定公集引》：「昔公（光啟）以為未竟之業，為書賈竊刻，刻而燬，燬而余續成之，以藏諸家塾也。」爾默續成之本，今不傳。此本殆即「未竟之業」了。這部徐氏早期的學術著作，雖非定本，但有利對徐氏思想及其著作的瞭解和研究。

此書見於《千頃堂書目》著錄，但無卷數。《明史·藝文

志。據以又分為六卷。朱彝尊《經義考》有目而無卷數。實均
未見原書所致。《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著錄范方重訂本十四
卷。范序有：「後先錯互，為未定之書，爰為重訂，去其博物一帖，其
餘五帖，皆移定其次，而無所增改。」可見范方是擅自刪移而已。
徐氏於此書所綜述，以朱傳之說為主，輔以毛傳、鄭箋、並箋
疏所未及者，調劑漢宋諸說，廣益以備采摭。於正叶一端，謂韻無
古今，以黑白圈列各詩之後，而考正其韻叶，則為此書之特點。最
後博物一帖，按照徐文定公《博物》常識，將《詩經》中草木
蟲魚，各加新註，頗有發明。

為本書作序的唐國士，字玉屏，萬曆三十四年舉人，任福州
通判。校者鄒之麟，江蘇武進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任工部主事。

此書傳世者，有拜經樓吳氏所藏舊抄本，僅存第二卷《小雅》，
後有吳騫跋語，今藏北京大學圖書館。羅振玉藏有萬曆刻本一
部，後有跋語，今藏遼寧省圖書館。本書全帙，據上海圖書館藏本
影印。